

“睡起秋色无觅处，满阶梧桐月明中。”这诗句里的秋意，在城市与乡间，竟有着截然不同的容颜。

城里的梧桐最是敏感。立秋前后，它们便悄然换了颜色。我每日经过的那条林荫道，前几天还是浓绿如盖，不知啥时候叶边已泛起微黄。那黄不是明艳的，而是带着几分犹豫，几分怯生生的试探。阳光透过叶片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，无形中也掺了些许金色的忧郁。清洁工老王扫着落叶，扫帚与地面摩擦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他抬头望了望树梢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又要开始忙了。”一片早凋的叶子打着旋儿落在他肩上，像是一个轻轻的叹息。

而在百里外的乡下，立秋却是从老农的皱纹里渗出来的。周末清晨回老家，和老父亲到田间转了一遭。老父亲蹲在田埂上，粗糙的手指捏起一撮土，在掌心细细捻开。露水打湿了

一枕新凉度秋声

□邓荣河

他的裤脚，他似乎没有察觉到。“地气开始往下走了，”他对我说，眼睛眯成两道缝，“谷子快抽穗灌浆了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沙哑的喜悦，仿佛已经看见金黄的谷粒在阳光下闪烁。

北方的青纱帐此时正是八面威风的时候。挺拔的玉米秆子甯得比人还高，宽大的叶片相互拍打，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声响，像是无数绿色的手在鼓掌。钻进地里，立刻就被淹没在一片葱郁之中，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鸟鸣。这哪里是庄稼，分明是一支严阵以待的军队，每一株都挺直腰杆，等待着秋风的检阅。南方的甘蔗林则是另一番气象。它们绿得发亮，绿得嚣张，在热风中摇曳生

姿。有经验的蔗农都知道，立秋后的甘蔗长得最快，夜里几乎都能听见它们拔节的脆响。

菜园里的变化更为细腻。茄子紫得发亮，辣椒红得耀眼，丝瓜藤上挂满了带着绒毛的小瓜。清晨的露珠在蛛网上凝结，像是一串串水晶项链。老母亲蹲在菜畦间摘豆角，手指灵活地翻动着，豆角落入篮中发出清脆的“啪啪”声。“立秋后的豆角最甜！”母亲抬起头笑着说，额上的汗珠在朝阳下闪闪发光。

最妙的要数村东头的果园。梨子开始泛黄，苹果染上红晕，枣子像无数绿色的翡翠珍珠挂满枝头。孩子们在树下嬉戏，偶尔一个早熟的果子落

下，引起一阵欢叫。果农们背着箩筐在树间穿梭，他们的笑声和果香一起，在立秋的风里飘荡。

傍晚时分，村口的老槐树下聚满了纳凉的人。老人们摇着蒲扇，讲述着往年的收成；年轻人则讨论着今年的行情。蝉鸣渐渐稀落，取而代之的是蟋蟀的吟唱。晚风拂过稻田，掀起层层波浪，送来阵阵稻香。不知谁家飘来了煮玉米棒子的香气，引得众人深深吸气。没有了精气神的秋老虎，到了夜晚彻底变成了一头虚张声势的纸老虎，一戳就破的纸老虎。

立秋就是这样，它不在日历上，而在梧桐叶的渐变里，在老农舒展的眉宇间，在庄稼拔节的声响中，在渐渐转凉的晚风里。它是夏天的一个承诺，是秋天的一封预告信，轻轻地，将丰收的喜讯传递给每一个用心聆听的人。

条子

□于文岗

条子是一条“黄斑美饰眼鼻嘴，黄色屁股半黄腿”的黑色小狗。“毛孩子”进宅，儿子给它起名叫“条子”。

小狗懵懵懂懂最可爱。进家半年给它过生日，伴着手机播放《生日快乐歌》，爱人深情地对它说：“条子，今天你1岁了，告诉远方的妈妈，主人待我很好，请妈妈放心”。条子歪头侧耳，神情专注地瞅着，明亮的眼睛透着友善，像是懂了，又像没懂。日常与它说话，也是这神情。久而久之，我明白了，它那是认真地听，默默地记，用心揣测领悟。积累多了，直到有一天触类旁通，茅塞顿开。这就是条子努力争取与主人沟通交流的学习方式。

条子好奇心、学习力极强，极善察言观色揣测人意。无论干啥，它都专注地看。常见它吃着吃着、玩着玩着，就突然发呆，目视前方，有时竟呆10多秒钟。从环境条件看，基本排除疲劳、惊吓、念主等因素，大概率是在思考，最大可能是思路的突然接通且获得了新知。正是新知的不断获取，几年下来，条子似乎是读懂了人类。爱人腰疼，儿子给妈妈捶捶腰，条子看见快过来，爪子扒拉或嘴拱，再不行就横身中间，示意“不许打奶奶”。爱人逗条子，顺手拍两下儿子，条子同样阻拦，似乎在说“一家人，打不得”。

条子语言特别丰富，能通过“嗷呜”“呕喔”等多种或轻或重的叫声及

“注视”“嘴拱”等肢体语言表达出乞求、委屈等多种意思。一次，我站在厅里说到“咱家都喜欢条子，爷爷也喜欢条子”时，小家伙蹑儿蹑儿从里屋跑出来，一头扎到我两腿间，摇着短尾，脑袋左蹭右磨，与我亲昵，这是条子特有的“感恩方式”：不会说话心里明，家事人情全都懂。肢体语言表诉求，心声全在叫声中。

条子的日常生活就是吃和玩。餐桌上有啥，凭它极灵敏的嗅觉，全知道。闻到有喜欢吃的，立马来一个“乖乖坐”，这是申请“我也想吃”。若再一步步往前蹭，就是“恳请”了。有一样想吃的没给，就“乌鲁，乌鲁”叫着要。但只要一说“等会给条子吃”，就吃了“定心丸”，耐心“乖乖坐”等，有时等得流出筷子长的口水。

每逢吃鸡架，要从冰箱拿到厨房去化。洗菜池里有鸡架，小家伙门儿清，就像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不时到厨房走走，感受鸡架的气息，但不着急要，知道这顿大餐跑不了。可临到嘴边时，就不淡定了。先是站在厨房门口盯着，待你端着鸡架出来，就急不可耐了，走快了怕挡你，走慢了怕延迟了吃，快也不是慢也不是，紧紧与你并排走。

儿子认为：“教狗学这学那有违动物天性，养宠物最是让它开心地

玩”，我赞同。然而，陪它玩总有限，条子的聪慧更见于自娱自乐，拿手好戏是空咬饮料瓶。每次把瓶盖咬下来，就开心，成就感满满。然后再咬没盖的瓶子。通过咬快咬慢、咬深咬浅，咬出“咯吱——咯吱”“咯吱咯吱”等或急促或舒缓的节奏感。条子，俨然成了一个“咬瓶演奏家”。

条子不以为自己低人一等，而认为我也是家庭一员，它分工负责安保。出来进去，它总爱跟着你，做饭，它在厨房门口看着，上个厕所，也守在门口。后来我明白，这是它在履行责任义务使命，也是观察学习。我们睡觉在楼上，条子自己在楼下。可每天清早，一听楼上有响动，它就快到楼梯处，两只前爪踏在第一级台阶上，竖着耳朵，仰头注视，早早地，静静地等待人下来，有时要等十来分钟。每每长时间等待，每每痴情不改，从未有一点贪睡和稍迟。那种感情、忠诚、呵护、厮守，那种无怨无悔，那种只许你做的不对而绝不允许自己做的不好的爱，是超人的：人有让人生气的时候，狗狗却予人尽欢喜。

今年5月4日凌晨1点多，条子因呼吸困难住院，11点准备在氧舱内作超声检查，突然心肺骤停……条子才6岁多，正是生命绽放时，就永远地去了，与无数狗狗一样，留给家人的，是永远的思念和心痛。

立秋

□王永武

渴望的目光扒开季节的栅栏
望穿的秋水挤过木栅的缝隙
涌进干涸的眼底和洞开的毛孔
期待清爽的风
在一片叶子的指引下
盘旋而下
带来久违的讯息

心有不甘的乌狗徘徊不愿退席
娴静的玉兔安抚着烦躁的热土
喜极而泣的草叶凝结朝露成泪
吸尽树脂叶膏的寒蝉
不思悔改
仍旧大声
鼓噪着心知肚明的绝唱

如期而至的金风吹尽暑热和雾霾
扫落枯枝败叶和曾经肆虐的蚊蝇
舒畅压抑整个三伏无力拔节的庄禾
敞开紧闭的心扉
擦净高爽的脸颊
期待徐徐清风
吹拂开来的朗朗乾坤

本版邮箱

zhoumowenyuan@126.com

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画
冷冰文



摘草莓

红糖裹芝麻
入口半甜牙
曾是非凡物
今来百姓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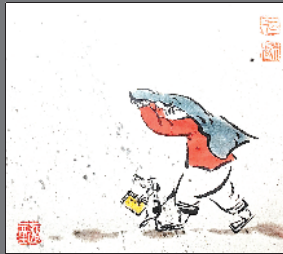
垒书墙

存书乐不疲
查找巨着急
坍塌一屋乱
垒堆重摆席



书味长

春寒子夜凉
碳火煮茶香
忽念暖心句
味深因此长



紧防范

春雨贵如油
也别洗洗头
风寒又防冠
谨慎解千愁